

唐書



哥舒高封列傳第六十

唐書一百三十五

宋

祁奉

勅

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爲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補效穀府果毅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捕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畧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爲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倕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爲股抃遷左衛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

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  
嚮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爲河  
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  
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  
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鑿闢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  
隻馬無還者翰嘗逐虜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  
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  
六以旅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  
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卽下馬斬其首以  
爲常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

翰但齎樸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  
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  
謝卽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  
爲未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  
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  
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  
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  
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  
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  
特進賜資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

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滲腸爲熱洛河以賜之翰母于闐王女也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旣見愛敢不盡心祿山以翰譏其胡怒罵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託醉去久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慶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苑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忠惡祿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

少保翰嗜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旣疾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軍司馬蕭昕爲判官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屬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以本部隸摩下凡河隴朔方奴刺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于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弛無闔意明年

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度祿山必反嘗爲帝言得不坐翰旣惡祿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已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僞爲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漕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

心杜乾運爲帥翰疑圖已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卽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決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俟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祿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當是時祿山雖盜河洛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

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殆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阻無行列賊乘高頽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

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遜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賊皆奮死鬪翰以氈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倚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燔焱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鬪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蹈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呌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塹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墜迨少選漸平後至者踐之以入旣敗翰引數百騎絕

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給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沒持是安歸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炁在南陽臣爲陛下以尺書招之三面可平祿山悅卽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背主忘義吾不爾容斬之翰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乃殺之

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飢寒有唱民堪者庸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箏篪琵琶爲樂而士米糲不厭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卽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鏑如故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書請堅壁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曹參軍留幕府及翰與國忠貳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劔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大尉謚曰武愍子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華清宮擢尚輦奉御累遷光祿卿以翰陷賊

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歎息李光弼討河北  
曜請行拜鴻臚卿爲光弼副降安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  
中監襲封爲東都鎮守兵馬使德宗立召爲左龍武大將  
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晁爲僞刺史召拜曜東都汝州行  
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時兵萬人討希烈帝  
召見問曰卿治兵執與父賢對曰先臣臣安敢比但斬長  
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  
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  
于折時以翰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擢復爾  
人憂之曜擊賊收汝州禽晁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

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  
不許有詔督戰曜進次潁橋雷震軍中七馬斃曜懼還屯  
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柵殪人于塹以薄壘曜苦戰  
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矢集如  
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  
勉出兵相倚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  
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  
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  
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華以兵  
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詔普

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  
掠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  
奪爲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  
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  
以汴州刺史薛珪代之召入爲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  
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岍茂才高第有節槩岍  
嶷岍皆明經擢第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爲四鎮校將  
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  
並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

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晉善遇之  
開元末表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  
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  
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  
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過潑換城入  
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遂頓特勒蒲川行凡百  
日特勒蒲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爲三使疏勒趙  
崇玘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  
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  
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

川命士人齎三日糒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碇不害驕不  
濡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  
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  
拔其城斬五千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  
仙芝欲遂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  
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  
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  
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  
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即陽  
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

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  
曰不聞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  
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  
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  
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  
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  
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  
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懼降附仙芝  
遣判官土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夏怒不迎勞既見  
罵曰高麗奴于闐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曰中丞力

也又曰馬耆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荅曰亦中丞力也靈譽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顧新立功故貸尔仙芝不知所為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芝立功而以憂死後孰為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譽為四鎮節度使而詔靈譽還靈譽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譽益慙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宦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譖仙芝於靈譽者既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尔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滔

欲粹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俄加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降仙芝為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以直其冤仙芝為人貪破石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甚衆家貲累鉅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尋除武威大守代安思順為河西節度使羣胡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祿山反榮王為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曠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

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  
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  
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  
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  
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  
芝棄陝地數百里朕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  
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邊蔭仙芝自外至今誠以陌刀百  
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邊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  
然以我爲盜頡資糧誣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  
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

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  
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  
所引拔又代吾爲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  
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譽爲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爲都  
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僉從三十餘人衣構鮮明常清慨然  
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  
仙芝謝曰僉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  
勒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  
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名僉中

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靈啓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并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卽用之軍還靈啓迎勞仙芝已去奴株帶刀而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募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儻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豐州戍主仍爲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啓爲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錄事參軍事爲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從務常清才而果曾無疑事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

威動軍中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驃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護常清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爲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廩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

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因大言曰天下  
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  
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  
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駟赴東京常  
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  
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  
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卽倚帳作書  
遺真卿勸堅守且傳購祿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  
曉諸郡祿山度河陷滎陽入兗子谷先驅至葵園常清使  
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

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戰於都停驛又不勝  
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  
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  
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  
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効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  
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汗  
國家節度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  
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謝且言  
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  
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

之

贊曰祿山哀百鬪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內  
 譟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  
 奪爵士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  
 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關遏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  
 為左右蒙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  
 以降賊嗚呼天非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  
 二將奚誅焉

唐書列傳第六十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唐書一百三十六

宋 祁 奉 勅 撰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  
 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  
 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  
 督謚曰忠烈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起  
 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  
 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  
 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  
 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為副知留後事

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遷長安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戰區露齒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

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共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尸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

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

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柵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

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  
野等軍賊別將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  
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  
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  
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  
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禽觀  
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旣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  
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  
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  
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

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  
帥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  
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  
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  
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  
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  
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  
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議  
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  
悟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

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比延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全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

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渾樹壁掘塹擊捨南城攻中渾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歛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蹶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名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名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名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

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卻也乃命易佗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摯徐璜玉李秦授唯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鞞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

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去后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大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未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旣夕還軍高牙軍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

唐傳卷一  
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  
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  
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舟水灌  
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  
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  
千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朝恩信  
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  
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  
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傳山陣  
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復地請隨諸原光弼曰有險可

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  
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  
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  
保聞喜抱五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  
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令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  
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  
鎮泗州帝爲賦詩以餞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畧甲光等十  
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  
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

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  
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  
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瑒衡仲卿踵入朝其爲  
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  
賊羸千級縛僞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  
之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剽州  
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  
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  
凌煙閣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  
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爲

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  
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  
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  
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  
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  
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  
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遂爲光弼  
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其母贈太保謚曰武穆詔百  
官送葬延平門外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  
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

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苻離爲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爲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僮出奉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光弼弟光進字太應初爲房瑄裨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犇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爲渭北邠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

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大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自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渾摯聞併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鵝橦車麾兵填塹八道並進光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

唐書卷之二十一  
九  
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  
爲我實墜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  
戰擊軍小卻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光  
弼遣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  
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關死有名  
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  
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  
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  
陽軍敗元禮徙軍翼成爲麾下所害

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瑱玉功  
爲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  
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  
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  
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  
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陷馳  
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累爲秦  
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抉關  
以折衝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  
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  
年爲鹽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汧隴國臣謂

人曰虜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  
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  
險城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  
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  
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  
周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名問  
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  
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  
恩賀曰事克矣其覽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  
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

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  
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  
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寧僕固懷恩引吐蕃  
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  
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  
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  
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  
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  
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

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刀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挈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謚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爲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錄遂謚曰恭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徙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

陽郡王爲兩都遊奕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爲傅樂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已以子妻之及歸薦於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邠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誑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

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  
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  
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諄曰欲過門者先  
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  
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  
得死所云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禽安太  
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都將  
訓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爲  
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

軍爲防城使修壘堞晝夜執戈徼循從幸興元殿軍駱公  
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鎮奉天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  
督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  
擊劍欲報賊父友王真爲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頡文似臨  
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  
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豫平袁晁方清其後  
潘獍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  
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寧陵遏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  
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

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烟閣募材勇以代士卒帝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闖入換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別傳  
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玼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玼請含章曰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比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畜銳以折其謀含章

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玼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室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爲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玼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晷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始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

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玘謀投虜  
殺之不克死承玘奔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  
爲石嶺軍使王思禮爲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  
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  
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  
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  
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  
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  
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

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  
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列傳第六十一

皆不受降東卒以憂歿其子自去娘曰不能承其志光弼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唐書一百三十一

宋 祁 奉 勅 撰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  
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刺山始  
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地偏不可耕  
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山  
反詔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克朔方節度使率本軍  
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  
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  
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

唐史傳卷三十一  
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築城南攻趙郡禽城四千縱之  
斬僞守郭獻瑒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  
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  
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  
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狗士殊  
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  
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  
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  
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  
舒翰敗天子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

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及是  
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  
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  
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將阿史那  
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  
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  
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  
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司士徐景及  
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爲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陴者波闔  
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

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  
旰死于陳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克關  
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漓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  
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罪于朝  
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  
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  
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  
勁騎薄戰官軍躡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  
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  
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

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  
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  
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  
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矢  
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  
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于是河東河西河南  
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其  
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  
詔還東都經畧北討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

遂朝京師詔百官迎于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  
令帝卽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  
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  
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  
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  
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  
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  
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  
相食慶緒求救于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  
叔冀魯吳前軍遇之戰鄴南勝負相當吳中流矢子儀督

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  
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  
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  
以及于敗有詔畱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  
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常召子儀還  
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  
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  
擾京輔天子盱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畱京師議  
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  
悟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

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比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

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紀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爲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

王獻忠以毅騎叛心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  
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會六  
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  
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  
謹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  
田以勁騎先官軍爲遊奕直度漣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  
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  
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  
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  
子儀斬以狗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

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  
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  
蜀左嶠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  
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  
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  
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  
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  
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  
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

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  
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寒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  
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  
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  
足防適爲闔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  
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  
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險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  
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闡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  
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  
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

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  
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  
帥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  
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  
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  
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  
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  
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慄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詠  
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

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  
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  
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恩賚  
崇縟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  
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  
累聖曠不置負皇太子爲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  
老臣隳大典且用兵已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  
耻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  
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  
帟咸具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

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掠涇邠躡鳳  
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  
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  
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  
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  
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  
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  
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  
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  
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

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  
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  
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  
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  
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  
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  
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  
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  
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  
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剽與我

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  
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土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  
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它不勝計遂自  
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  
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  
周智光謀叛帝聞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  
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  
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  
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  
蕃數爲盜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  
度使屯邠州徙璘爲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

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空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疆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瘼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

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克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匹盡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遂朔五日詔羣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

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  
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子儀事上  
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  
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  
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  
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嗔之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  
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  
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  
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  
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

不軌千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  
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  
皆遏絕子儀封弊道其境莫敢留今持兵衛送麾下宿將  
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  
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  
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繕宅居  
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  
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  
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  
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

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曜盱眙晤暖  
曙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沉靜資貌瑰傑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爲開陽  
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  
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弟或  
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  
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  
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  
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勲族子儀壻太僕卿趙縱少  
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姦人幸其危多

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  
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  
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歿  
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謚  
曰孝初曜襲代國公食二千戶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曖  
映曙人二百五十戶未幾復詔四人各減五十戶封曜子  
鋒晤子鐔各百戶云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  
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晞選  
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姦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

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汾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昇致之欲汙以官佯啗不答賊露兵脅之不動數以城中事遣書李晟既而奔奉天天子還改太子賓客子綱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檄爲豐州刺史晞憐其弱不任事丐罷德宗遣使者召綱綱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闈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勳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暖字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暖年與公主侔十餘歲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曆未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留禁中朱泚亂逼署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暖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千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暖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卽位是爲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妃爲皇太后贈暖太傅四子鑄釗鏐鈿鑄襲封

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部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爲邠寧節度使入爲司農

卿憲宗寢疾官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穆宗卽位檢校戶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領晉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又帥劔南東川大和 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郛杜元穎不能禦詔釗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州兵寡不可用釗貽書譙蠻首箠巔以侵叛意箠巔曰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圉我以是報乃與釗脩好約無相犯天子嘉之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贈司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奏釗妻沈公

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縱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爲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縱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毀橐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南尤勝塏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

詹事克閑殿宮苑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縱卒代爲太子詹事宮苑閑殿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王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安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李昇臺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

軍餘並爲禁軍將軍曙終祔國公子儀母弟幼明性謹慮  
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太子太傅子  
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廷但命官遠鎮  
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廷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  
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頁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  
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  
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令  
忠可比廷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可  
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叙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

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  
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  
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墜以至誠猜  
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  
弼等畏福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  
齊桓晉文比之爲編唐史臣裴垪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  
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垪誠  
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郭子儀列傳第六十二

蓋一世而士不效多歸入於而善者不之效也... 郭子儀... 忠且精... 太子... 輝...

二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宋 祁 奉 勅 撰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眾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嚮摧北馬靈登為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

唐傳六十三  
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爲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其子出犇因搆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旣絕而大食乘勝諸胡銳于鬪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蒞醢卽持守白石路旣隘步騎魚貫而前曾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挺麈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

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地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蒞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慈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具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爲先鋒以巨梃笞鬪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

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  
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踪王師  
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  
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  
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規  
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  
至晏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  
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鎬魯炆來填嗣吳王祗李奐略定  
諸州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  
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

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  
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謚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  
輦護還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朝臣祖泣塋給掃除十  
戶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  
于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  
贈宋州刺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  
至丈夫當死邊野以爲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  
隧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  
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

宗竒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印山旗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鬪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尉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空

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士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穎二州隸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城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謚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爲中興銳將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穎璘因得裒積且前後賜賚無筭

家富不貲治弟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  
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  
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卽位乃禁第舍  
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悉籍亭  
館入之官其後賜群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弟無行財亦  
隨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  
射少從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  
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  
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

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  
事擢陳鄭穎亳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凶焰勃然鼓而  
行自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  
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  
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欒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  
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  
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  
盜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號西抵岐椎剽不勝計詔太子賓  
客薛景仙爲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  
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抵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

唐傳卷之三十三  
五  
崇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號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  
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閱旬五谷平  
卽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  
還爲兵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  
兼節度使屯蓋屋抱玉兼三節度使副元帥位望隆赫乃  
上言隴坻達扶文綿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  
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  
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  
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謚曰昭武從父弟抱真抱真字

大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  
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  
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  
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  
戰解也旣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  
度留後旣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  
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乃爲懷澤潞觀察  
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  
賦重人困軍伍彫剝乃籍戶三丁之一蠲其徭租給弓矢  
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

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稟于官而府庫實  
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  
諸軍冠久之爲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  
病詔抱真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尙書領  
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  
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  
臨洛遂解臨洛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尙書復與悅戰洹  
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尙書右僕射會朱  
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聞問諸將  
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列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

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結潰叛中離沮其姦  
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繇  
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  
朱泚而希烈旣竊若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  
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  
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冗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司  
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  
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卽以數騎馳入見武  
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  
下足下旣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

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土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  
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甘寢久之  
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於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  
訖約為昆弟而別旦日今戰大破陷經城進檢校司空實  
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  
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卑禮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  
錄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  
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能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真  
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  
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翔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

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為左僕射餌丹二萬  
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堯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  
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其子殿中侍御史  
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  
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  
皆嚙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即為抱  
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緘天子已聞抱真喪遣  
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緘謾若抱真疾請詰  
朝見凡三日緘乃出見使者陳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  
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喪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

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  
視事護緘赴東都仲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緘  
遣將陳榮以書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  
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囚  
榮而讓緘焉詔贈抱真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以世蔭爲鄴尉席  
豫黜陟河朔表爲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爲天  
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  
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  
後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

受刑部尚書知

校刑部尚書知

西華縣使以善治財賦

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  
遣効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  
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死  
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擾詔  
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  
流人孟瑤敬冕爲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冕率輕  
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餘築尸爲京觀俚洞  
魁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

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是辜株戮舶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賊宰相楊炎炎錄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

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悶不言勉起見父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吾即曰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都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援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謚曰靖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俱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扞魏博爲時嗤詆累遷鄜坊宜歙觀察使坐事貶言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二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唐書一百三十九

宋 郊 奉 勅 撰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 唐書一百三十九

房瑄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立章事神龍元年賊死高州瑄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筭詔總經度驪山疏巖

別敷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片爲宜春太守  
歷琅邪鄆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瑄馳  
至晉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  
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  
暢帝爲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瑄參  
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  
瑄諫曰往楊國忠聚斂進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  
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  
命方急無財則散卿亞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北海

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  
謝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  
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爲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  
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瑄性疏濶大言無  
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爲陛下用乎帝曰何哉  
對曰陛下項爲皇太子太子出口撫軍入口監國而瑄爲  
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  
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  
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  
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

語始惡瑄以進明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朱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支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慙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韋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慙皆降賊初瑄用春秋

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譟牛悉駢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裒夷散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瑄謂帝不見省易之圖以金昇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然瑄瑄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瑄所瑄

唐書列傳之四  
三  
昵之廷蘭藉瑄勢數招財謝爲有司劾治瑄訴于帝帝因  
震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  
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  
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善瑄者暴其言于朝瑄方日引劉  
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鞅挾黨  
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瑄爲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  
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  
廢弛即治府爲營吏攘民居相淆謹瑄至一切革之人以  
便安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爲晉漢二州  
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瑄有遠器

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  
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爲相遽欲從容鎮  
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隙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  
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  
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  
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  
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  
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

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  
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  
妻鄭不相中慈姆爲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歛之鄭方乳促  
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兒私瘞之觀  
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旣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  
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瑄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贅附王叔文  
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啓至  
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拜俄而  
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

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旣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啓啓畏  
使者邀重餉卽日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馳歸以  
聞貶太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  
啓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  
易罷臘口等使

瑄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臯表爲雲南安撫  
副使蜀州刺史臯卒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  
貸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  
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陝虢  
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

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卽謂闢曰向夢公爲上相儀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爲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叅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爲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謚言謚乃定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

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卽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已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復撓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

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  
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款鎬揣其偽密  
奏曰史明執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宐  
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宐  
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  
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  
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  
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  
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遷  
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素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

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  
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改  
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  
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  
爲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  
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難禁中有  
貞倣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  
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  
馳召之泌旣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

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  
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  
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竒童帝大悅曰是  
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  
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  
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若勁然蕭軟美可喜  
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  
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  
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  
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

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  
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  
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  
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  
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紱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  
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  
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  
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  
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

官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懌萬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

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收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疆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積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

師期必在春閏東早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  
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  
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  
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柰何必乃爲羣臣通  
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  
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  
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誥戒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  
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七服爲浴室  
廬泌嘗取松膠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  
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

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  
晞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  
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  
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豐  
州闕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灃朗峽團練使  
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  
常侍時李懷光叛歲有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  
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  
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  
西北庭旣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

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一蕃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柰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饜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

人旣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領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

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  
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太重內太  
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實參多阻亂其  
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  
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解錢令二人寓食  
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太子妃  
蕭母郃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  
所對必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  
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  
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

下音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  
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  
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  
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  
即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  
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  
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  
郃國爲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  
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  
物皆一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

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繕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紆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入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耶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

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

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禳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輶車行不中道

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玼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旣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擿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

師事肅及卒，丞其室，士議讎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爲太常博士。權德輿爲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巨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略財貨爲串。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略，悉知賊巢藪所在。巨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爲擅興。詔御史舒元輿按之。元輿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爲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于世。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旣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

崔苗一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一百四十一

宋 祁 奉

勅 撰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  
 孤貧志何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  
 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昺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遙領  
 劍南節度引圓為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  
 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刺國忠意乃  
 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腴藪  
 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

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瑄韋見素赴行在所帝爲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乾元元年罷爲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爲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爲

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史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爲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然歲命它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爲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祿山囚間言之帝爲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守遙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克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

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  
下况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  
白醕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  
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  
召爲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竇廷芝奔陝郡不守楊國忠  
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遣授陝郡太  
守陝虢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  
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  
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旣而乞骸  
骨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召晉

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  
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  
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  
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爲御小延英召  
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臥家  
賊輿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  
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謚曰懿獻元載  
未顯時爲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謚文貞晉卿寬  
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爲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  
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

唐書傳之五  
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眾嘗自為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土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曆七年配享肅宗廟庭十子發不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眾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

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為三朝所推安肯為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為之况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眾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為歛葬由是寔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

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待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

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爲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冕表爲判官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內冤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人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爲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

踰月卒有詔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  
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  
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  
號僕射巾領使既衆吏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  
間世嘗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  
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  
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旣逾月房琯來  
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享  
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

不干當世年旣長始以仕家推蔭爲興寧陵丞調大理丞  
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  
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  
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百歲萬計遵慶性疆凡  
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葉  
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侍  
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懷恩聽命  
將入朝旣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遵慶脫身赴  
任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  
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

榮嘗有族子病狂曷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剛彙䟽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係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紆爲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紆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探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

多自選于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爲欽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

悅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  
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  
爲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爲  
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  
郎平章事監脩國史累遷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  
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  
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  
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  
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  
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

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  
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貲贍濟  
所欲故稱譽日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  
使韋陟署爲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歷太子  
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頽然據案  
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諲西趨  
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  
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賊  
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

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譚領使譚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晉卿王巽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譚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譚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譚引妻之父楚賓爲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爲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譚爲人求官譚奏爲藍田尉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

譚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澄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譚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譚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譚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之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摠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出楮中詔

書賜示之羣蠻怵於賞而財不足更爲剽掠吏不敢制  
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賊鉅萬  
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  
鼎陷不辜詔譚按罪譚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  
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州後泰芝終以賊徙死承鼎追原  
其誣譚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  
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  
譚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  
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譚過失譚上疏訟其事帝  
怒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譚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

書譚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爲荊州號令明賦歛均一其治  
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咏之自至德以來  
處方面數十人譚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裒錢十  
萬徙祠府西始譚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相  
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肅郢以  
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謚志義美惡  
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  
謚曰文冀缺之恪甯兪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  
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  
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

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上道佐  
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  
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  
貞褊盖有爲爲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  
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  
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謚不過  
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

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而  
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冕明彊嗜利不知大  
與  
體謹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  
人也噐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遵慶寡疵中人之賢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唐書一百四十一

宋祁奉

勅撰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敬嗣嗜酒樗博中宗在房  
州吏多肆慢不為禮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儲給豐衍  
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  
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  
遠勇決任氣長六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為唐安令與  
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少尹為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  
詔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  
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

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爲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爲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廐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具器伏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爲京兆尹遣到滑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設滿狙其前命驍士合譟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

數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扈帝還改禮部尚書鄴國公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爲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崧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傅城下詭呼曰處崧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崧處崧善戰衆倚以爲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袁知泰熊元浩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陷荆襄諸州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克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隴賊郭愔等掠州縣峙五堡光遠至遣官

喻降之既而沈飲不親事諸等陰約党項及奴刺突厥敗  
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劔  
南會段子璋反東川李奐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  
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  
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  
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爲政簡肅有鼉集城門鄧班語景山  
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  
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  
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

兵二萬度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使  
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波斯  
賈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朝拜尚書左  
丞以崔圓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儲詹羸衍請輸半以實京  
師會卒管崇嗣代之政弛不治數月爲下盜費略盡帝聞  
卽以景山爲太原尹封南陽郡公至則振覈紀綱檢覆千  
隱衆大懼而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  
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怨  
訕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  
羞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

馬贖景山乃許減死衆怒曰吾屬命纔一馬直乎景山護  
失叱遣之少將黃抱節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  
年也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  
請辛雲京爲節度詔可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寔晏屢  
經紀之嫁其孤女諡曰敬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爲煩苛  
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持進五階以寵  
異政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  
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  
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覲瓘聞難

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  
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  
治宮室少游大爲殿宇幄帟皆象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  
舍供儼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宮  
殿不悅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爲稍命去之除左司  
郎中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  
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已故衛  
尉卿會率群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瑀持異帝怒貶粟  
州長史復爲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

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蕃以上親及壻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曆二年爲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太師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衛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習武技爲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卽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與戰疆子坂破之獲馬六百匹遷羽林大將軍徙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俄爲神策軍節度史思明遣子朝儀夜襲陝將動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

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毋憂當代諷將吏留已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留十一年歸京師卒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遠胄以勇票隸江淮都統李垣府爲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帥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爲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間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詔內蜜丸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卽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之賊急攻寧陵

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官薛盈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既失澄而崇暉復敗繇是奔汝南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門賊將田懷珍納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儀兩軍士日爭忿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澄遣子清馳赴先此河陽李元使偏將雍希顥攻鄭數殘剽液拒之及納清希顥大怒急攻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顥焚陽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太子賓

客易名克寧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澄之喪克寧悶不發閱旬日欲自領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殺之墨經加卒嬰城將爲亂劉洽以兵屯境上遣使諭止遂自戢然道閉者半月詔以賈耽代鎮克寧乃護喪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柩至京猶賜克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數千石云

韓全義家素寒史失其先世興卒伍以巧佞事宦者竇文場擢累長武城使進拜夏綏銀宥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

唐書列傳卷之六  
之全義素懦貪無紀律爲下靳狎詔未下軍中徧知之謀  
曰夏州沙磧無樹藝生業不可往是夜譟而亂全義縋以  
逸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文誅亂首衆  
乃定全義得赴屯吳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  
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敗于小澗德宗以文場素  
爲全義地因用爲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  
浚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  
攻戰宦豎十數分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賊  
知之數請戰遇賊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  
嘗存之旣戰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賈

英秀等保澗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  
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澗水全義誘潞滑州數大將殺之然  
卒不振宦人共掩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爲卽謾書謝  
監軍求洗前咎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爲五樓之敗賊不  
追者以冀恩耳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闕下託疾  
不入謁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  
大矣何必殺敵乃爲功耶還屯夏州中人卽第宴賚然卒  
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  
旣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  
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哉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爲盛族後徙籍不常父虔好學由進士第歷御史祕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署爲督將貞元後藩臣闕德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姦獍得志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卽擢拜昭義節度副大使旣得志寢恣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府屬孔戡等屢以直語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去官從史卽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繇是奪服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勒兵逗留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授軍中又高芻粟直以售度支卽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初神

策中尉吐突承瓘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飲博承瓘多出寶帶竒玩夸之從史資沓猥所玩悅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垪謀敕承瓘圖之承瓘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猝持出帳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烏重胤素忠果部勤其袞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詔慰其軍疏從史罪惡貶驩州司馬賜死子繼宗等並徙嶺南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初採訪使洪經綸言之闕詔表于門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感槩自尚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

其才擢任軍職從擊劉闢戰輒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禽闢於羊灌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中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璀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即脫鎧揖而前衆遂定欲留爲帥霞寓間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討吳元濟也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隋節度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又城柵賊僞北逐

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歿免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宦召爲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漑鹵地數千頃收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寶曆中疽發首不能事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召卒於道贈太保霞寓位旣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爲佛祠請署曰懷恩以塞帝疑俄又詔侮僚屬作慢語斥訕大臣其反覆自任類此

唐書列傳六十六

武書既辨六十六

武書既辨六十六

武書既辨六十六

武書既辨六十六

武書既辨六十六

武書既辨六十六

武書既辨六十六

武書既辨六十六

武書既辨六十六



